

非色當場拈出與君看通身是口吞不得

或問金丹之說深而不可求求而不可得如

群仙歌詩契論皆隱秘幽微不可直指其義

今先生所指適直無乃大淺乎子曰不然昔

神仙欲人自求其道故寓淺於深而人不知

今予欲人皆知其道故寓深於淺而人易求

如孔子性與天道雖高弟不可得聞至於孟

子語告子則明白洞達老子謂之微妙玄通

似難求也然又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亦未

嘗大深也世尊謂幽深遠無人能到亦似

乎深也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何深哉予

所謂指過直無迺大淺豈其然乎

金丹直指

道禪集

全 坡 五 真 人 集 夫九

偶因同伴連日問禪法喜銘心堅求不一自

念才疎智拙詞情淺鈍有厚叢林無塔德業

不免夢中說夢頭上安頭拚檀林內荆棘花

開獅子叢中狐狸哮吼然非頓悟且是念頭

殊不轉身拾得一半若不拈此葛藤應是難

開鎖鑰先憑一精明為透脫次認四顛用作

圓成忘名棄相滅假離真不落三乘之路衝

開眾妙之門言中報響句內呈機無形慧劍

信手施為絕相明珠向人親付句如秋月篩

瓊言似春花砌錦大抵指標示月月既見而

標無所施求魚必筌魚已得而筌何所用故

知畫屏打破了知出家風捕底脫時便見

無生活計添一絲毫似眼中著刺滅一絲毫

如肉上剜瘡不違具眼人難通這般事意今

者不認自己眉毛孽破他人面目便教見色

聞聲免得撈天摸地參透者不妨放下拈來

慧通者何碍隨機變態是以補混沌七竅圓

融打虛空六合粉碎雖無驚人手段却有氣

槩機鋒此般會得渾如披霧觀天這箇圓通

恰似撥雲見日何勞萬水千山到處十洲三

島草鞋底莫覓良因蒲團上休問心要現前

八字打開目下兩手分付有眼睛底便合承

當無氣力底正好着力於後有頌大家證明

頌曰鐵背銅聲意氣剛唇刀舌劍語如槍但

來相近人頭落不落人頭盡帶傷且問道帶

傷的是何人落頭的是何物無頭的耳目俱

全帶傷的如聾似聵虛空共布鼓都敲那箇

是賓是主

再留七十四頌

自然賓主兩無虧動靜雙忘合聖機道者本

來猶是病那堪更論妙玄微

妙玄打破意如何覲面分明會也麼拈出無

中白鷄子不須更論過新羅

日用平常得自然更無一法可堪傳不須拳

棒閑參信明月清風說盡禪

眼底微塵二百州山河大地一毫收十方三

界休它覓都盡金坡拄杖頭

走遍天涯不動身般般打破得圓成何須更

論長春景白日清風夜月明

悟後渾身是眼晴迷時有目却如盲世間擔

板人多少不信天光晝夜明

鐵人執板響無聲石女吹笙不動唇朽木三

冬生嫩笋寒岩別是一般春

廣學多知未契禪痴猫守窟護徒然可憐今

古聰明士有眼如何不見天

人人盡有白觀音應物圓通莫外尋耳眼舌

聲俱契妙見聞知覺一般心

禪道從來不易求了明針芥自相投那堪內

外真空現恰似披雲見日頭

圓滿光明量等空分毫不廢刹那功頂門若

具全真眼八極超觀一體同

虛空爲鼓我爲槌打破分明有甚疑撥轉道

中閑伎倆聖凡休歇兩無虧

一句當機振祖風從來水泄不相通有時虎

嘯龍吟罷躍出霸王性海中

光明遍體妙冲和塞滿虛空不厭多試問其

中端的處綠楊依舊舞婆娑

鐵笛無孔木人吹響亮一聲振地威驚起大

悲千手眼神通應便露金機

到處虛空一樣天何須向外訪幽玄身中自

有仙佛界照透十方在目前

莫把禪機作謎猜心空觀透自如來箇中噯

破詩中味草木山河眼盡開

從始劫來不改容桃花去歲又今紅誰知百

草梢頭意却是元初舊主翁

一點靈光混九垓過緣逐目是蓬萊春前柳

絮隨風舞臘後梅花伴雪開

抵掌撫髯笑一場悟來物物契真常滿天春

色無高下偏地花枝自短長

狼虎叢中好立身奴兒婢子辨疎親家家可

透長安路能到長安有幾人

白牛常在白雲中出入無形跨曉風閑向丹

田耕日月靈苗滋種不勞功

道人行處不需塵惟恐臨機悟不真一向貪

游芳草徑豈知背却故園春

一念無生契本真葛藤相纏若災迤暮然打

破玄關鎖明月清風自在人

一點靈光混太虛參禪枉了費工夫平常體

得平常道體得平常道也無

觀向真如總是知見聞知覺四重非識心達

本承當下猶落玄門第二機

端坐十方是一家寒岩枯木再生芽若人會

得長春景鐵樹分明盡放花

六月炎天暑夫九當無根樹下葉陰涼紅爐一

點寒冰雪意自清虛趣自長

陡覺西風分外涼籬邊金菊暗傳芳秋光不

改當年信依舊黃花晚節香

欲要參禪句句過翻南作北喚西東古人公

案都勾斷勘破如來妙脫空

觸境全彰更是誰住行坐卧緊相隨圓靈妙

覺人人有敗骨如山自不知

問人曾見兩泥牛闌入東洋海底頭鼻孔家

天消息斷一輪無相月當秋

眼病空花逐景迷一波繞動萬波隨病消花

謝禪天淨明月清風不自知

生鐵將來廚內炮鑄成酸醃并嘉穀人能嚼

破其中味倒把無常撲一交

西天十萬八千程要到端然坐是行詩句喚

回擔板漢點開腦後眼分明

大悞方知一字多阿誰教你念彌陀入門便

打三千棒快問師兄覺痛麼

萬緣休歇不須參莫問前三與後三但得故

圍風景淨遠山依舊鎖煙嵐

露地白牛放莫收饑餒渴飲恁春秋木人不

解牢緘舌說與青山暗點頭

萬象之中獨露身或嘆或喜或疎親那堪聞

見并知覺都是自家屋裏人

要知父母未生前只在人身不在天百難撞

開頭粉碎肯教<sup>五</sup>負祖師禪

蟾窟秋涼蚌孕胎明珠不向此中來聖凡交

映紅塵內一朵金蓮火裏開

目下如何是你家眼前不昧已揚沙人還薦

得隨緣底春鳥喃喃罵落花

東西南北去玄談六合之中是一卷從此不

居凡聖地遠山依舊碧如藍

無添無減妙圓常取舍之中自不堪肉上刺

瘡猶自可眼中卓刺便難甘

昨來打破太虛空認得從來舊主翁却把虛

空收拾住依然放在杳冥中

莫恁枉吟吟不足哉能將凡昧性天開倘如喚

出無名主敢把虛空碎剪裁

虛空拈弄有來因要覓從前舊主人自此虛

空相識了方知體相是全真

達士相逢一豁開眼前眉底更何猜人能會

飲西江水騎得泥龍出海來

了得清虛一味禪饑來喫飯困來眠欲知向

上真消息雲外高松頂指天

教門誰與道家同妙在當人變態中秋月春

花冬雪霰元來却是主人翁

問你生涯世不知耳能觀物眼如眉臺中春

色無邊變物外風光自有私

萬里江天一色秋三山四海景清幽若能按

下神龍首先得隨波逐浪流

吐露玄機世罕知自纏自縛自生疑悟時日

出天開眼迷似風來水皺眉

一點靈虛象帝先從來諸聖未能宣却教物

外通消息澗水松風說盡禪

針關芥孔未為窄海角天涯未是寬曠明通

身無相眼分明不受別人瞞

可憐遠景看空花背却吾門覓別家不道本

來無箇事妙玄猶似眼中沙

堂前翠竹莫生煙柳外鶯聲滑似弦有眼師

禪還薦得不須更論老婆禪

見色聞聲契本真頭頭顯露法王身覺花滿

地誰能識自是靈苗不記春

者者禪心量等虛不言該盡萬家書就中薦

得從來的堪信眉毛眼上居

見物知心便識心識心大地變黃金身中自

有明珠寶休向驪龍領下尋

有時把定不通風枉了先生錯用功推倒黃

頭金色老免教人喚主人翁

走遍天涯脚不移不移脚處契玄微損啼雀

巢還知否說盡宗乘向上機

三身四知却無頭八解六通妙自周面目本

來元具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問道參禪可難難恰如平地起波瀾迷雲散

盡真空闊萬里江天一色寒

人來問我祖佛宗直指靈山第一拳有手果

然難摸索無心却見舊時容  
迎葉擎拳舉似伊阿難合掌更何疑葉彫無  
影雙松樹花笑東風第一枝  
我有靈丹世外方不勞修合要承當折開腦  
麝封頭藥穿過禪和鼻孔香

心境雙忘萬境影無根樹下葉陰涼木人繞  
待穿靴去石女相邀話短長

推倒玄玄不立真道禪識破眼中塵寒若枯  
木石生笋別是蓬萊一洞春

豎起拳頭會也麼低頭鷄子過新羅家風休  
向迷人道話不投機一句多

本來面目等空齊纔念難明更是誰圓相不  
須明月比慧光開照了無虧

大悟何須口上誇道禪識破眼中沙湛然照  
透真空界八極同觀是一家

然則真空不在文與塗拙句暢之神太虛雖  
是無形狀一度拈來一度新

道禪集

還真集序

夫十

仙道自古尚矣由黃帝問道廣成子世稱黃  
老蓋廣成即老子也仙之說始焉若唐之籤  
鏗夏之彌父商之宛丘周之王喬三代則固  
有之而周穆遠草樓以延士其說始著迨秦  
皇漢武惑方士藥石之術雖王次仲東方朔  
之徒而不知師而其邪說滋蔓清襟卒以殞  
身則世之鴻生碩士並起而訾斥之亦宜矣  
若漢魏伯陽做易撰參同契本古丈龍虎經  
而充越之以是丹道倡明不溺於金石草木  
雲霞補導之術一明乎身心神炁自然之理  
假卦爻剋刻以則之靡不合乎奇耦象數也  
厥後由鍾離雲房授唐呂君則祖述其說而  
歌辭論辯庶得乎指歸之正代亦不乏其人  
焉若宋之張紫陽石杏林陳泥丸白紫清李  
玉溪李清菴皆一時傑出凡其辭旨亦不下  
伯陽而互有深造點會者焉夫相去千百歲  
之間何言之若合符節者不期然而然哉此  
無他千百世之理同也心同也其所以清異  
者必邪妄詭誕之說非取誇於時必鼓惑於

後其能果合於身心神氣自然之道乎此古  
之人必得人而授而道不虛行也抑亦非師  
之秘玄蘊奧不妄啓示而學之者無累功積  
行之實徒飾虛文僞譽馳聲揚耀者無異尚  
何足語道哉其能見諸言哉南昌脩江混然

子以故姓博學嘗遇異人得秘授猶勤於論  
著予讀其言久矣間會於客邸匆遽未遑盡  
究今春吾徒袁文逸自吳還持其所述還真  
集請一言予味之再信達乎金液還丹之旨  
其顯微敷暢可以明體會用矣使由是而修  
之雖上邇紫陽清菴亦未知孰後先也矧予  
嘗憫夫世之膚陋狂僻之習駁潰滋久有莫  
得而盡絕者猶喜其言足以振發末季之弊  
也庶或志士貞人有砥礪美玉之辯焉則遊  
神胚暉馮翼之初煉氣混芒溟滓之表為不  
難矣是以盡乎原始返終窮神知化也歟  
尚容招黃鶴凌空而下相與共論乎湘濱岳  
渚之間未晚也是書于編首以俟  
洪武壬申夏五月嗣天師張宇初序